

新中国文化外交的杂技旋风

本报记者 陈璐

1950年10月20日,从各地选拔出来的艺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为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演出之后,周恩来总理向参加座谈的领导和演员询问道:“你们这些节目是什么剧种?”大家的回答千奇百怪:有的说叫玩把戏的,有的说叫技术魔术,有的说叫马戏,还有的说叫杂耍,叫打把势卖艺的……周总理想了一下,说:“就叫杂技吧。”“杂技”——这个名字起得妙!在座的人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从这一刻起,中国民间的杂耍、马戏、魔术等技艺终于有了一个合适、统一的名字。带着这个响亮的名字,新中国杂技一路蓬勃发展,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我国文化交流中演出国家最多、获得国际金奖最多、为国家创汇最多艺术门类。而我国著名的杂技表演艺术家金业勤就参与见证了这一重要的历史过程。当年秋天,他跟随也是在那日正式宣布成立的中华杂技团,作为新中国诞生后由政府派出的第一个出国访问演出的文艺团体,奔赴苏联。

首赴苏联 旧艺人实现巨大转折

这段经历深深地铭刻在金业勤的心里,令如今已是84岁高龄的他记忆犹新,因为这可以说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是他走进另一片新天地的开端。金业勤永远不会忘记,1950年夏天,经历了解放后巨大变革的他从天津来到北京,和从各大城市招集而来的艺人一起,参加了文化部选拔新中国杂技团演员的汇考。当时的考官有罗瑞卿、廖承志、田汉、李伯钊等人。金业勤对这次考试很有信心,因为这些年来他在天桥卖艺以及在天津的演出颇受观众喜爱,而从考官们的表情中,也可以看得出他们对节目的赞许。果然,这次考试,金业勤兄妹表演的《车技》和其他总共15个节目,46名艺人一起,在诸多节目中脱颖而出。更让人兴奋的是,他们一行人竟然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坐上汽车,一直进了中南海,在怀仁堂为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人演出了杂技!金业勤说:“看到毛主席鼓掌,大家一边乐一边流泪,要知道,我们这些一直生活在旧社会最底层的杂耍艺人,突然能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且受到如此的待遇,怎能不激动万分!”当时,金业勤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不但技巧发挥得特别好,而且情绪特别乐观奔放。演出结束后,

毛主席还派人给每个演员都送了毛巾和香皂。演员们被巨大的幸福所包围,感动得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后来,他们中的部分人还与周总理一起座谈,聆听总理对出国任务等方面的重要指示,也就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那一幕。

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33周年庆典的演出活动是中华杂技团成立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作为曾经在旧社会串场卖艺、受人白眼、吃尽苦头的穷艺人,能够获得这样的机会,金业勤和其他杂技演员们都感到无比的珍惜。

因为在新旧对比中感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在共产党的指导下充满着对工作和生活的热情,告别了卖艺生涯、满怀主人翁精神的杂技演员们勤奋练习、刻苦钻研,力求奉献出一台技巧高超而又健康向上,同时能体现中华民族特色的优秀节目。为了使节目更加好看,领导还专门从中央实验歌舞剧院调来许多著名的音乐家为每个节目配乐伴奏,这其中包括管弦乐队领队卢肃、乐队首席黎国权等。当时,给金业勤兄妹的《车技》所选的曲子是贺绿汀的《晚会》。金业勤说:“这首曲子选得非常好,一演奏就让我感到兴奋愉快,从内心发出莫大的幸福感,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也是从这个时候,金业勤开始学会把杂技动作和表演与配乐的情绪和节奏结合,完成了一个旧艺人在技艺和表演上的升华。

1950年秋,金业勤和他的妹妹金汝勤、金淑勤等中华杂技团演员,带着当家作主的喜悦,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来到了苏联首都莫斯科。来自新中国的文化使者们受到了苏联文化部的热情欢迎和接待。11月7日,他们首先来到红场,与各国来宾一起在观礼台上观摩十月革命33周年国庆大典;展示着苏联建设巨大成就的各式彩车,步伐整齐、威武雄壮的各兵种苏联红军,一排排震得地动山摇的坦克和机械化部队,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大型歌舞队伍,手持鲜花、兴高采烈的群众游行队伍,一起接受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联党政军领导的检阅……这宏伟盛大的场面使演员们深受感染,激情澎湃。当苏联人民看到来自新中国的演员们时,顿时沸腾了起来。一张张热情洋溢的笑容向他们展开,一双双手臂向他们拼命挥舞,热烈的欢呼持续不断。演员们也向苏联人民招手欢呼,有人甚至跳跃了起来。看到这样的情景,金业勤怎么

次,又重演一次,以回报这份友谊和盛情。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把中华杂技团演出的盛况拍成了一部《中华杂技团在苏联》的电影,于1951年在苏联和东欧各国放映,在国际上取得了广泛好评。而在国内,杂技演员和文艺界领导等观看了这部具有示范性作用的影片之后,各省市的杂技团,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

除了宣传新中国、加深与苏联人民的友好情谊之外,中华杂技团的演员还时刻惦记着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重要使命,尽可能地多看、多学、多思,以便回国后建设中国的杂技。苏联方面也安排了很多参观座谈项目,为演员们创造了许多学习的机会。在观赏苏联大马戏的时候,苏联演员水陆空齐上阵的高难度表演形式,品种复杂的杂技技巧,杂技与音乐、舞蹈、服饰、灯光的紧密结合,以及振奋人心的高空、驯兽、马术表演等,都给金业勤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5年,金业勤(右五)和苏联马戏演员在一起。



1950年,金业勤三兄妹在莫斯科列宁勋章马戏院演出。

此外,苏联的马戏学校的正规培养模式和马戏院广泛的群众基础,也让中国演员们很是羡慕。回国后,他们便向政府提出了两项建议,一是在北京建立国际标准的马戏院,一是兴办杂技马戏学校——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从1954年开始,国内开办了摆脱传统教学方式的杂技学员班。

莫斯科的演出结束之后,中华杂技团又在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阿美尼亚等苏联国家和地区进行巡回演出,随后,他们还去了波兰的华沙等城市,通过半年多的访问演出,大大增进了苏联、波兰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抗美援朝 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升华

1951年的春天,圆满完成演出交流任务的中华杂技团踏上了归国的路。火车从莫斯科走了6天才到达满洲里,进入祖国的怀抱,演

员们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和感慨。

火车很快就要到沈阳了,26岁的金业勤和几个年轻小伙子正在餐车上喝啤酒庆祝,队长突然满脸严肃地站到他们面前:“别吃了,快下车!”大家赶紧扔下筷子跑回车厢,收拾好东西排队下车。原来,他们接到命令,要跟随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去朝鲜参加慰问演出。听到这个消息,金业勤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在苏联演出期间,他们就听说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消息,当时大家群情激奋,很多人把国外演出的一点生活费全部捐献出来,还纷纷写申请书赴朝慰问。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同志们自然是摩拳擦掌、情绪高昂。

过鸭绿江的时候,解放军给被炸坏的大桥搭上架子铺上木板,慰问团的卡车在夜幕的掩映下,一辆辆开过江去,把木板压得嘎嘎乱响;因为美国飞机不停地在朝鲜上空盘旋,他们只能夜间行军,还不能打开车灯;大家靠着车帮,坐在自己的背包上,一听见枪响,就要迅速跳下车,找好地方掩体隐蔽起来。等警报解除,再爬上车继续前进。这些危险和困难丝毫没有吓倒慰问团的战士们,他们被英勇奋战的志愿军战士所感染,内心充满了战斗的力量。“场地高低不平,表演车技有时跌倒,跌倒了,我们爬起来再表演。”山坡上,战壕里、甚至在山洞中,到处都留下了演员们的矫健身影和乐观情绪。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共有575人组成,其中包括正式代表210人,曲艺服务大队86人,文艺工作团85人,电影放映队17人,等等。金业勤说,在这种血与火的考验中,他受到了生动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就是在此次慰问演出的时候,他在防空洞里郑重地写下了入党申请书,交给了当时的慰问团副团长田汉同志。慰问团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文化交流早期记忆

罗周妙歌

文化部外联局与本报合办

邮 箱:whbgj@163.com

电 话:010-5981914 64296360

1951年5月29日回国,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在社论中对此次慰问演出做出了高度评价。

金业勤在回顾这段时光时感慨地说,参加赴朝慰问团的经历虽然短暂,但对他的教育非常大。那时候大家确实是召之即来,来之即战,心里完全没有考虑个人利益。慰问团工作结束后,金业勤兄妹3人正式参军了。他说:“我之所以要参军是因为我没有忘记过去的痛苦日子,我更忘不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党给我的。”

从1950年开始,金业勤便随中华杂技团(1952年改名为中国杂技团)出国演出,十几年来演遍了世界许多国家,包括深入到一些尚未与我国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他们带去了新中国的文化艺术精品,加强了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情。

据金业勤介绍,他们进入的第一个尚未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奥地利。1952年5月20日,受奥地利共产党邀请,中国艺术团来到了奥地利。当时那里还被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共管,入关时奥方按规定要对每个人的每件东西仔细检查,这样必然会耽误原定的演出时间,最后还是苏联红军赶来解了围。

1957年年初,金业勤等又进入当时也尚未建交的意大利,同样受到热烈欢迎,取得了良好的演出效果,当地的报纸刊物也比较好地报道了新中国杂技演员的精彩演出和新中国青年的健康形象。艺术团和杂技团访华后不久,中国就与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金业勤说,杂技从1950年走出国门开始,到“文革”前已经演遍了60余国,以其独有的魅力,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留下了特殊的一笔。

金业勤简历:

金业勤,北京人,满族,1925年生,著名杂技表演艺术家。自幼学车技,12岁起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卖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杂技团演员、队长、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名誉理事。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环球 贴士

德国旅馆用干草铺床待客
德国旅游胜地卡塞尔一家旅馆用干草床铺招待客人。经理认为,睡在干草床上,客人得以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据报道,旅馆经理萨拉说,如果客人童心未泯,希望亲近自然,他们就会享受到睡干草带来的乐趣和舒适。干草床使旅馆节省了换洗床单的费用,客人也因此受惠,睡一晚干草床仅收费约11美元。据说,干草床对情侣们颇具吸引力。

贴士: 黑森州北部的大城市卡塞尔位于德国中部的中心地带,伏尔达河河畔。童话般的环境使其成为“德国童话之都”,格林兄弟在卡塞尔度过了近30年的幸福时光也给她增添了更多的童话色彩。现在的干草床铺又让人有机会更加贴近大自然,实在是一个不错的创意。

土耳其有个寂静博物馆

展出土耳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穆克2008年发表的小说《寂静博物馆》相关物品的同名博物馆将于2010年上半年在伊斯坦布尔开放。帕穆克说:“我致力于博物馆创建工作已经10年,感谢伊斯坦布尔2010欧洲文化之都的鼎力相助。我还与艺术家们一起继续完善博物馆。”伊斯坦布尔2010欧洲文化秘书长库尔特表示,帕穆克为建设博物馆和宣传伊斯坦布尔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帕穆克凭借作品《雪》获得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被译成40多种文字出版。他的《雪》和我的名字叫红等作品已经在中国出版。

贴士: 据悉,这个博物馆将展示帕穆克在书中提及的众多物品,以反映伊斯坦布尔的文化生活。目前博物馆和帕穆克已经收集了750至800件物品,博物馆预计将展出1000件以上与小说相关的物品。

死海入选“新七大奇迹”

瑞士民间组织“新七大奇迹”基金会日前宣布,经全球网民投票,约旦死海和黎巴嫩基达神乳石洞等14处自然景观已进入世界“新七大奇迹”决选名单,这14个自然景观的最终角逐投票将于2010年开始。世界“新七大奇迹”的评选始于2007年。参评景观必须为最美丽、最具生态意义的自然景观或自然遗迹,非人为创造或改造。类型包括动物保护区、峡谷、洞穴、海岸峭壁、森林、冰河、火山、自然保护公园等。“新七大奇迹”基金会创始人贝尔纳·韦伯说,最终评选结果将于2011年出炉。

贴士: 其他入围的自然奇迹还有亚马逊河、加拉帕戈斯群岛、大峡谷、大堡礁、委内瑞拉的安赫尔瀑布、加拿大的芬迪湾、马尔代夫岛、意大利维苏威火山、越南下龙湾、巴西与阿根廷交界的伊瓜苏大瀑布、越南的科莫多国家公园和菲律宾的普林塞萨港地下河等。

美国游首次开放自由行

夏威夷州旅游观光局驻华代表处近日在沪宣布,从9月15日开始正式推出夏威夷自由行。据悉,这是美国游开放1年多来首次推出的自由行产品。据夏威夷州旅游观光局驻华代表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从今年9月15日至2010年1月15日,游客从上海出发前往夏威夷旅游,2人成行就可以享受到7999元(含机票税)的自由行优惠价。由于不含导游接待、餐饮等费用,加上航空公司给出的让利,这个价格仅是目前夏威夷团队游的一半左右。

贴士: 上海国旅副总赵德祥向大家透露,作为一个成熟的海岛旅游胜地,夏威夷非常适合年轻人休闲度假,不需要导游“如影随形”,不需要考虑复杂的转车等交通问题,也不需要时常跟外国人进行语言沟通。

(以上消息均据新华社)

一个人的广播电台

苑大喜

索凯的电台没有办公地点,更没有录音设备,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供当地人拨打,为他们提供信息和广告。作为唯一的员工,他工作起来近乎疯狂:从早上3点开始广播直到晚上10点才结束,每天步行二三十公里,喊得声嘶力竭。播音语言是当地的民族语言林加拉语,偶尔也用法语。播出的内容无所不有:飞机时刻、就医信息、独立选举委员会的会议情况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类新闻。他每天都要用一台破旧的短波收音机很吃力地收听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联合国驻刚果(金)特派团开设的奥卡比电台的节目,并记录下主要内容,经简单编辑后向民众传播。

起初的热情转变成一种职业,博昂德的民众拥有了这样一个电台,索凯却要为生计犯愁了,因为他的“工作”安排得太紧,没有时间去赚钱来养家糊口。于是他开始向求他做宣传和广告的人收取少许费用,一般是每条信息广播一次收费50刚果法郎(相当于0.1美元)。这样,他每月大约能有100美元左右的收入。他用这些钱买些食物、纸、笔和鞋子,因为步行,鞋子磨损得厉害。

这位当地首家广播电台的创始人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拥有一个带有发射台的真正广播电台,更好地为民众服务。但愿他这个梦想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实现。

(作者原派驻刚果(金)使馆文化处随员)

索凯的电台没有办公地点,更没有录音设备,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供当地人拨打,为他们提供信息和广告。作为唯一的员工,他工作起来近乎疯狂:从早上3点开始广播直到晚上10点才结束,每天步行二三十公里,喊得声嘶力竭。播音语言是当地的民族语言林加拉语,偶尔也用法语。播出的内容无所不有:飞机时刻、就医信息、独立选举委员会的会议情况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类新闻。他每天都要用一台破旧的短波收音机很吃力地收听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联合国驻刚果(金)特派团开设的奥卡比电台的节目,并记录下主要内容,经简单编辑后向民众传播。

索凯的电台没有办公地点,更没有录音设备,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供当地人拨打,为他们提供信息和广告。作为唯一的员工,他工作起来近乎疯狂:从早上3点开始广播直到晚上10点才结束,每天步行二三十公里,喊得声嘶力竭。播音语言是当地的民族语言林加拉语,偶尔也用法语。播出的内容无所不有:飞机时刻、就医信息、独立选举委员会的会议情况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类新闻。他每天都要用一台破旧的短波收音机很吃力地收听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联合国驻刚果(金)特派团开设的奥卡比电台的节目,并记录下主要内容,经简单编辑后向民众传播。

索凯的电台没有办公地点,更没有录音设备,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供当地人拨打,为他们提供信息和广告。作为唯一的员工,他工作起来近乎疯狂:从早上3点开始广播直到晚上10点才结束,每天步行二三十公里,喊得声嘶力竭。播音语言是当地的民族语言林加拉语,偶尔也用法语。播出的内容无所不有:飞机时刻、就医信息、独立选举委员会的会议情况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类新闻。他每天都要用一台破旧的短波收音机很吃力地收听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联合国驻刚果(金)特派团开设的奥卡比电台的节目,并记录下主要内容,经简单编辑后向民众传播。

索凯的电台没有办公地点,更没有录音设备,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供当地人拨打,为他们提供信息和广告。作为唯一的员工,他工作起来近乎疯狂:从早上3点开始广播直到晚上10点才结束,每天步行二三十公里,喊得声嘶力竭。播音语言是当地的民族语言林加拉语,偶尔也用法语。播出的内容无所不有:飞机时刻、就医信息、独立选举委员会的会议情况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类新闻。他每天都要用一台破旧的短波收音机很吃力地收听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联合国驻刚果(金)特派团开设的奥卡比电台的节目,并记录下主要内容,经简单编辑后向民众传播。

索凯的电台没有办公地点,更没有录音设备,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供当地人拨打,为他们提供信息和广告。作为唯一的员工,他工作起来近乎疯狂:从早上3点开始广播直到晚上10点才结束,每天步行二三十公里,喊得声嘶力竭。播音语言是当地的民族语言林加拉语,偶尔也用法语。播出的内容无所不有:飞机时刻、就医信息、独立选举委员会的会议情况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类新闻。他每天都要用一台破旧的短波收音机很吃力地收听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联合国驻刚果(金)特派团开设的奥卡比电台的节目,并记录下主要内容,经简单编辑后向民众传播。

索凯的电台没有办公地点,更没有录音设备,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供当地人拨打,为他们提供信息和广告。作为唯一的员工,他工作起来近乎疯狂:从早上3点开始广播直到晚上10点才结束,每天步行二三十公里,喊得声嘶力竭。播音语言是当地的民族语言林加拉语,偶尔也用法语。播出的内容无所不有:飞机时刻、就医信息、独立选举委员会的会议情况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类新闻。他每天都要用一台破旧的短波收音机很吃力地收听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联合国驻刚果(金)特派团开设的奥卡比电台的节目,并记录下主要内容,经简单编辑后向民众传播。

索凯的电台没有办公地点,更没有录音设备,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供当地人拨打,为他们提供信息和广告。作为唯一的员工,他工作起来近乎疯狂:从早上3点开始广播直到晚上10点才结束,每天步行二三十公里,喊得声嘶力竭。播音语言是当地的民族语言林加拉语,偶尔也用法语。播出的内容无所不有:飞机时刻、就医信息、独立选举委员会的会议情况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类新闻。他每天都要用一台破旧的短波收音机很吃力地收听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联合国驻刚果(金)特派团开设的奥卡比电台的节目,并记录下主要内容,经简单编辑后向民众传播。

索凯的电台没有办公地点,更没有录音设备,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供当地人拨打,为他们提供信息和广告。作为唯一的员工,他工作起来近乎疯狂:从早上3点开始广播直到晚上10点才结束,每天步行二三十公里,喊得声嘶力竭。播音语言是当地的民族语言林加拉语,偶尔也用法语。播出的内容无所不有:飞机时刻、就医信息、独立选举委员会的会议情况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类新闻。他每天都要用一台破旧的短波收音机很吃力地收听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联合国驻刚果(金)特派团开设的奥卡比电台的节目,并记录下主要内容,经简单编辑后向民众传播。

索凯的电台没有办公地点,更没有录音设备,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供当地人拨打,为他们提供信息和广告。作为唯一的员工,他工作起来近乎疯狂:从早上3点开始广播直到晚上10点才结束,每天步行二三十公里,喊得声嘶力竭。播音语言是当地的民族语言林加拉语,偶尔也用法语。播出的内容无所不有:飞机时刻、就医信息、独立选举委员会的会议情况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类新闻。他每天都要用一台破旧的短波收音机很吃力地收听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联合国驻刚果(金)特派团开设的奥卡比电台的节目,并记录下主要内容,经简单编辑后向民众传播。